

集部

夢澤集卷十八

明 王廷陳 撰

拾遺

來日大難

瓦鳴霰急祈止宵除門有重扃衣乏複襦解一秋繫徂臘體無完膚守掾致旨令子殞軀解二壯心既褫色鮮歎愉長跪悲乞請賜區區解三古途阻塞新術崎嶇豈不是趨

林莽鈎裾四解既鈎我裾載覆我輿覆輿孰視立輿競扶

我覆我扶言返我廬豈無良朋恐及禍軀六解

怨詩二章

卧龍不起屈蠖難伸舉肥失瘦録膚遺真馮唐既老原憲長貧晝無再旦歳之重春

其二

楊岐泣路墨素悲絲崐焚玉石劍失雄雌翔鳶笑鳳毒卉嘲芝誰憐堅白遭此磷緇

彼之蹶矣憤時也

彼之蹶矣予曰烈矣兀之佗矣予曰屈矣豈不昭矣虞厥虓矣

凶日揭揭士曰丞也劣子不是殄滅謂我士也越匪士越矣衷之切矣

紀之荒荒士曰丞也無良子不是匡謂我士也狂匪士狂矣弗草厥明矣

泄泄在位乃覆用媚業業在位乃覆用懟彼蒼昌誣子

寧不畏

虎兮狼兮孰與當兮蚊兮蠅兮撲者仍兮子恬不愧侈以矜兮

彼之蹶矣五章章六句

雜謠五首

或穴爾庚隣也遽呼盜悖以逋爾輟逐逐詈隣也迂

其二

仇頤大需烹子以娱豈不子憐忌殞翁軀子烹爾及吁

嗟乎翁愚

其三

東隣日擊肥西隣日餔糜不嫌糜味薄但願常無飢

其四

誰謂炎如火倏忽成死灰誰謂寒如冰流澌遂暄開

其五

東門之鳥本避災魯人祀之以求福彼躬不閔能錫爾穀

李國賓宅留别

文章傳勝事禮樂接名藩竹素晴齋滿臺亭夏景繁金枝扳帝室朱紱謁王門授簡梁園後應招楚客魂

過杞同袁令飲學宫

學宫令藝圃令尹復文儒翠篠琴徧傍朱絃瑟所須升沉應兆鱣日月幾飛鳧避暑過逢地知憐調不孤

贈戴復菴

樓回芳甸隅檻倚紫芝叢洞口邀丹侶霞邊使玉童乾

坤歸藥物山水寄絲桐病後愁蒸熱憐予作送風

哭先帝三首

閶成奄忽棄羣臣海思雲愁淚雨頻遥憶千門傳畫警忽驚翠蓋尚南巡

其二

射蛟無復駐江鄉别殿離宫鎖夕陽帝子蒼梧萬年恨凄風吹徧白雲裳

其三

闕山百萬扈行宮漢主園陵白露中鵷鷺舊班今寂寞不知何處泣遺弓

簡友十一弟廷槐

秋圃几坐見風簷落葉既聚復散架豆畦茄皆成槁本蛩鳴床下饑鳥窺人凭几流觀愴然傷抱幸過我一縱高談銷愁博笑何如何如

邀戴士瞻

僕旅食者數載矣解綬歸來誅溪討谷秋容隨地啇籟

滿聽適者赤落堦楓翠餘徑篠轉增悼往不減悲秋聞子琴學益精倘能攜訪一慰幽情乎僕雖非鍾期願洗耳以遲也

與熊元性

客夏握手江干命酒言昔投壺散帙覺有餘情須臾解攜軒騎躑躅回首不覺春芳再歇緒風重歎感佳辰之弗遺念良覿之無緣卒楚不禁子復何如悵憶同時諸彥僕既久隨落葉惟喬亦逐覆水鳴吾被指直夫下獄

僅有存者落落數公嗟乎文章者忌之源也剛直者黜之本也道不可貶節不可變終身棄斥所甘心焉豈效阮籍窮途之哭賈生長沙之悲哉恃子知己敢布腹心非以聞於人也

諸葛武鄉侯賛

隆中龍卧是無東漢營中星隕是無蜀漢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吕之儔胡管樂之願

夢澤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夢澤集卷十九至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潘曾起

謄録監生臣李玉濱

夢澤集卷十九附錄一

明　王追淳　輯

諸名公詩

贈王舉人　何仲默景明

王子萬人英詩名少日成驪珠眠自抱天馬儕誰行旅食青楓改秋吟素髮生過逢見汝意潦倒媿吾情

贈王子

王子萬夫特英風千仞餘未投湘水賦曾上漢宮書日月方前席江湖漫卜居城南相覓處花暮獨回車

贈王稚欽歌　　王子衡廷相

休作梁父吟發我千古萬古哀大道無徵賢聖隱至今心膽成寒灰矯矯馮敬通文章擅當代口語成禍胎禁錮老煙海賈誼才高更少年獻納多在王侯先誰云絳灌不相忌却令流落長沙天吾宗學士難比數文炳龍鸞氣熊虎不遂長安齷齪兒低眉靦面求憐取心存匡

濟人豪英白日未墮憂天傾閶闔九門不得入大呌直與蛟龍爭上帝不言閽者怒黑夜搶落芙蓉城芙蓉城闕隔星辰望美人兮江之濆三閭憔悴自多事五湖放浪真閒人茫然鼓柁不知遠窈窕遊盡江南春紫清仙人笑相友不如且樂丘園身君今莫邪尚在無欲剸兕象須吾徒天馬之足果無恙刷雲看躍崑崙都里中小兒不省事鬬雞賭狗矜頭顱君不見朝歌屠叟稱偃蹇八十垂竿渭陽浒時來欻作明主師分土營丘未云晚

訪王夢澤園亭　廖鳴吾道南

丞謝承明署冥棲小隱園曲亭圍樹密斜圃種花繁江近吟招鶴巖虛卧聽猿即承宣室召禮樂待敷言

鴻輪篇送楚客南歸寄王稚欽

鴻輪運玄樞鶉曜旋朱明歊烝蘊隆冒埃黷有客令向河梁行河梁泝風湍風湍清且淺岸芷汀蘭翠堪搴彈箏擊筑暫徘徊置酒當歌歌宛轉宛轉歌且柔君昔上都遊春花艷桃李春星欝斗牛蓬萊獨謁金銀闕閶闔

雙瞻虎豹旂朝趨赤玉墀暮宿白雲司銀魚金馬相追隨玉臺爲奏靈飛曲四照花含五色芝五芝秀可餐四照渥如丹采花烟圃側采芝雲林端儵忽青霓隔蓬島栖遲白日生羽翰羽翰凌霞長長望楚宮陽楚宮山色摩青蒼三湘時見黿鼉出七澤聊覊鸞鳳翔芳渚浮丹荷松門裊綠蘿牽絲罥弱藻延蔓縈崇柯覓儔鶴侶奈爾何奈何歌白紵月挂層峯樹憐爾悠悠獨往心秋落黄岡半江雨

對雪酬仲禮兼簡稚欽　馬仲房汝驥

層城雪片畫逾陰坐玩佳人大雅音鄴郡風流應在此梁園詞賦到如今天邊梅柳春先濕海上魚龍凍不吟便約子猷鼓輕棹水溪花磵繞幽深

雨中王稚欽見過

積雨荆扉閉緑苔衝泥騎馬訝君來涼增塵榻輕須下暮濕霞樽重為開出海蛟龍吟自喜隨雲鸛雀過仍迴仲宣解作愁霖賦莫漫登樓望楚臺

短歌送陳殿講冊封之楚兼訊伯誠稚欽

石亭子八行何壯哉都門走幾沙霧開吳宮楚臺在咫尺一棹迢遥天上迴天家宗派衆區偏聖主分封出纓弁玉節時馳閶闔門丹書歲下明光殿山河漢誓獨周親禮樂名邦接近臣湘北還浮太史氏衡南不訪魏夫人武昌仙樓高揷天黄鶴白雲俱眼前酒酣落筆動風雨賦入遠遊哀昔賢江樹蒼茫冬日短歸來纔向春花滿槎過金陵莫遲留鵷埤鸞閣懷彤管十年朋舊各翻

飛君聽驪歌意不微去去如逢王與許道子將欲解朝衣

琴贈王子併附此作　許伯誠宗魯

南遊陟衡嶠得此龍鳳材配合太古琴下指生風雷一彈鬼神泣再彈猿鶴哀曲終有餘調流雲淡徘徊藏之翠錦囊經歲何曾開豈不嗜宮徵俗耳多塵埃春江靚之子夜月翩翩來解囊拂素絲雅倡飛瑶臺寂寥伯牙意鍾期夙所諧輟贈良有以知音諒無乖

送曹仲禮王稚欽汪子宿馬仲房江景孚五君子

謫官五首

鴻鴈羣飛飛翱翔在中澤秋水寒且深露冷霜復白颯然鷩飆起蕩析各南北分翼青冥表託跡緇塵側哀鳴念儔侶霄漢心惻惻

其二

塞草日萎黄胡沙莽如雪邊風颯以高時序凛秋節送子悲宛轉悵望成胡越丈夫當遠遊夙昔輕離别春比

同懷友慘慘寸心折

其三

渥洼真龍種汗血稱絶倫散蹄躡景曜驕步凌飛塵綱羅致天閑飼養八駿鄰駕馭日已久出入參星辰逸性苦難縶邁往心未馴依風一嘶仗棄擲凡馬羣排徊望閶闔顧瞻損精神

其四

高基臨易水曠野含秋陰草樹已摇落山川日蕭森俯

仰悼時序顧眄悲古今燕王昔致士上置千黃金禮意
旣勤渠心志亭亦深如何一易世魚水成商參送子攬
故迹慨歎傷余心

其五

離筵列尊俎復此燈燭煌看劍飲杯酒嘯歌心獨傷矯
矯五君子朱鳳鳴朝陽振衣舉丹穴揚采儀桐岡餐瓊
飲玉液錯燦生文章非才負短翮追逐凌風翔毛質非
本類羽翼假輝光愴此四方别孤鳴雲路長

王子宅牡丹

洛下瓊瑤品江南富貴叢寶欄回彩艷綃幕護香風細蕊含愁碧輕霞暈酒紅低回親舞袖窈窕出花欄國色名傳異芳園賞幸同春光遲佳侶留醉錦屏中

和王子登江子樓視病

江淹抱病久彌留王粲登臨復此樓詞賦總聞歌白雪栖遲時已屬清秋城通爽氣辭卑濕簷宿高霞散遠愁藥餌果能生羽翼雲霄攜我共遨遊

雨訪王子

弭楫黃泥坂衝寒赤壁磯城雲低拂蓋江雨細霑衣側想高人卧深憐晤語稀清談終永日不作放船歸

江上別夢澤王子二首

沙岸移星舸雲汀敞夕筵水寒風色勁波淨月華妍酒興劉伶後詩名謝朓先江湖為別地解纜各凄然

其二

昔同金馬詔今對綠江尊舟楫鴟夷子離騷楚屈原狂

歌還鄗鳳别淚故傷猿知爾高居久潛夫已著言

登赤壁寺閣王稚欽攜酒至　崔來鳳桐

崔嵬佛閣對江流江草青連蘇子洲銀漢橋虛愁鵲度
珠光塔古抱龍遊風雲舊物吾仍取詞賦仙翁去不留
謾約王喬招白鶴夜深還共月明舟

李子中林樾易曹仲禮王稚欽夜過分韻得涼字

薛君采蕙

拂簟移尊淨客堂朔雲燕月滿宮牆建章露濕金莖凍

太液波侵玉樹凉海内風流今下榻天涯疾病舊沾裳歡娱自惜形容異留贈空慚翰墨香

月下聽王稚欽彈琴　　鄭繼之善夫

昭文鼓緑綺六氣指間流王子梅花思飄飄下隴頭月華終勝雪商意自成秋今夕西方夢佳人不散憂

冬夜過王稚欽

禁木棲烏盡城樓戍鼓催瞑移中散駕時接仲宣才道術吾全未詞場力擬迴清風廣陵散愛爾數能來

曹仲禮索巾云將歸具茨兼簡王夢澤

元是山人白接䍦雲邊贈汝莫相疑便從夢澤穿嵩少更歴襄城問具茨

贈同館五君出爲州　陳魯南沂

才子來宣室名高不解留諸州分虎節同日下龍樓揺落時相逼艱虞志未休闗河明夜月徧照遠臣憂

雪夜訪王稚欽投贈　皇甫子循汸

清時不善宦幽谷遂遺材秖自焚魚卧從人結駟來漆

園寒罷濯竹徑晚猶開更有相忘樂何言興盡迴

國朝藝林詠之一　王汝化格

王稚欽

王子幼聰警識者稱國器兩魁小戴禮駸駸騁騄驥龍
性固難馴一斥竟垂翅歸卧楚江涯宛有嵇生致蓬頭
累歲月白眼看儕類高歌若無人音節窅以邃自許晉
魏前所詣良無愧斷金欵已淪喟馬傷余思

八子詩之一　吳明卿國倫

王吉士稚欽

維楚故有才誰為稚欽偶早歲發天秀匠心應其手高視千古前左馬相先後寧操湘女瑟恥聲秦人缶調世如矣丸罵坐非使酒教然詠新篇豈復閒師友遂為禮法攻一官棄如垢傷彼荆山玉終焉不見剖

夢澤集卷二十 附録二

明 王追淳 輯

哭武宗毅皇帝詩跋

王元美世貞

僕平生以不及遘夢澤先生爲恨今日得見先生文翰又得與先生之從子行父游足矣當吁子墨泚楮尾時覺行父亦沾沾自喜不知先生在芙蓉城間之以爲何

如耳

王敬美世懋

王稚欽先生武廟時讀書中秘與儕偶四人同上諫書留中已竟出為裕州守世廟時諸君子皆賜環而先生已中文法歸編氓矣然讀其哭武皇詩何惻怛忠厚藹然風人旨也人謂先生跌宕不覊吾所未信行父之竇是詩寧獨翰墨哉

王百穀穉登

夢澤先生哭武皇帝詩不勝㝢湖攀髯之想無幾微逐臣怨望意楚人多怨乃先生獨不然宋玉景差之遺風猶能不為所染豈徒區區藻詞麗句已哉從子行父購而藏之烏衣羣季之佳青箱世業之富舉在此卷中矣

吳明卿國倫

吾楚稱詩之士多矣而予竊以夢澤先生為一時冠乃楚志刪詩不多采焉則知音難哉今其從子行父氏雅能工詩先生實風之矣先生下世已三十年而所為哭

武帝詩業已七十餘年手澤如新風度可想而挹行父猶得購而珍之亦先生不朽之一斑

張羽王鳴鳳

往從京師得先生集于書市讀而善之謂江漢之詩先生爲儁一時諸人不逮也迺令從先生諸子行父得見先生哭武皇帝詩灑翰清逸意者類其爲人將無然乎行父敏而有文克遵先業宜是卷獨歸行父哉

邢子愿侗

世能名稚欽先生詩莫能名先生書此卷翩翩有大令
風足當两絶行父其善保之舟次搽雪樓漫題

龍君揚宗武

予以謗倅黄岡知行父文名因得與交驩一日敎予郊
園酒半出是詩讀之逸的遒翰無容置喙顧於哀思舊
君猶不能忘追諷忠愛慷慨自可想見固不徒賞其詩
翰而已行父獨能珍之益可以見行父為人

楊伯海一洲

萬歷庚辰興國司馬張羽王南漕至都酒中出先朝諸名臣遺墨視予予獨愛先生是卷醉語咄咄手不能釋以其為逸詩字亦世所未見至壬午予扁舟過訪吳先生於興國得接王行父酒中出此卷不覺駭然乃知神物終歸王氏而予之得再觀也亦竒矣

贈廖學士詩跋

張羽王

庚辰春予攝蒲圻間從故廖學士家購得王稚欽先生

五言詩十五首乃其手書以貽學士者先是先生之諸子行父曾遣使詣予命跋先生所書七言絶句詩數首行父固曰此吾家之璵璠也余竊憶之因購以歸將貽行父會東漕不果今余南還行父過視啟篋出授其再拜而置諸懷也雖蘭生之於連城無以過矣行父之克纂家學名起詞林有以哉有以哉

吳明卿

稚欽先生詞翰故為士林所珍而其從子行父氏每見

一字輒不吝重貲購之志可知也今得此於張别駕别駕蓋得之廖學士家行父奉為稀世寶偶得借觀因識其後

鄒彦吉迪光

稚欽先生以詩為名高業有夢澤集行於世人人珍之矣而此數詩者半是集中所未載行父氏奉之若拱璧焉所謂能世其業者非耶

王元美

天下以才子歸稚欽先生若謂大紳子啟之傾寫不倦則誤矣搆結鍛琢極有工夫一句一字亦皆有色澤意態若項西楚闞漢壽不能得其九戰絕甬道掩七軍之妙而僅以叱妻頫甗顏良喑嗚跳盪之粗目之爲萬人敵也此卷皆五言律𠃵自長城書法故不必較而翩翩自賞宛若徵仲中年以前筆先生信奇人哉

王敬美

王夢澤先生楚文人先輩中第一少聞家兄稱説先生

心私慕之已偕其幼弟稚表侍郎同舉進士獲聞其家世之詳已又遇其從子純父侍御益聞其豪舉磊落之狀然終以未覩先生翰墨爲恨乃歲甲申侍御之弟行父氏不遠千里來謁余兄弟出先生手筆見示書法翩翩有意平生傾嚮幾無遺憾矣行父棄諸生工古文詞於先生爲家學正派以故最留意於先生手澤即片紙剩幅必珍而人亦爭購遺之以中行父之好王氏青緗代不乏人余於行父見之矣

王百穀

世皇之季三湘王公為吳郡理官出夢澤先生集鋟之郡齋余少亡賴如健犢破轅罕所推讓讀此集即吐舌下之王公行以數部見投祕惜帳中如論衡然每歎先生楚材無兩項者公之弟行父持此卷過齋頭半是集中所漏大海珊瑚鐵網疇能絕流哉行父媚於辭以雕龍世其業其寶惜此卷不但王家青氊而已

方仲美尚贊

頃在弇山園見元美先生執行父手謂曰子不向侍郎
棲武而從太史傳衣可不虛第五之名予以為良然即
是卷之葳則行父結好可知其能傳衣有由哉

邢子愿

萬歷丙戌春仲八日余以晉粟如淮孟孺行父兩孝廉
船尾相銜就余為别時小泊富口盱衡明卿先生不至
貰酒數行行父出其世父稚欽先生卷見示頃之大風
揚波水天瀰茫漁舟估艇歷亂岸次官柳依微野桃的

歷爭破雨作妍種種奇致都與此卷互相映發念吳先生且至當為盡一觥欣賞之座中有鼎倩茂才為明卿第二雛所謂青鳳一毛不減行父之視稚欽矣

夢澤集卷二十

夢澤集卷二十一 附録三

明 王追淳 輯

諸公評語

楚三子詩評 有序

顧華玉璘

夫詩之品誠有高下矣上繫代運下繫人倫則大體攸分矣彼指擿字句之間校量工拙者豈不猶塾師之於童子未窮大致姑課之屬對之乖合哉未可與言評詩

之方也孔子於詩曰刪固去取乎其間矣此評之所由始也今觀四詩之旨其義安歸所不貴於字句之細人知之矣秦漢無言之者魏文典論畧及其人詩賦之能否厥後鍾嶸之詩品王通之續詩始皆因言觀人因風觀國而商定之大都豈不畧可窺哉至唐以詩設科主司進退之格不得不求於文字故議論日繁而殷璠姚合之徒乃攘臂伸喙於是矣宋詩不逮唐風遠甚而評品益富大抵遺忽命脈洗索瘢瘕宜其綴緝愈勞神情

愈喪益見其不逮也今之論者顧諟曰宋詩尚事實而畧情景於唐為劣嗚呼豈確論哉不見夫雅頌多陳事實漢古詩無風雲月露之辭乃今獨稱絕藝何耶葢有說焉夫歷代之詩猶之風氣三百篇唐虞之醇也漢魏夏商之忠質也晉周之文也六代則靡矣至唐之盛則能去靡還醇故彬彬文質焉何怪其表後世乎誠不在乎情景事實之異與夫字句之末而已觀夫李逸杜雄同稱詞傑高岑王孟並駕先馳而體裁各殊舉斯鏡鑒

斷斷可識矣尚不得其大而徒譾譾焉雕琢摸擬以希之譬諸刻木以求言笑翦綵而冀生活終身豈可得乎或曰大鳥乎在曰其入也在雅俗其成也在淺深過此以往非余之所知也余客承天有三子者曰顏惟喬氏王稚欽氏王汝化氏楚之傑也皆以文雄海內聘纂都志會於宥館數與言詩意合各出一編授余品定余玩繹之又反覆之皆所謂得其大不屑其細者也雅而深者也竊不讓著論以効鍾生之勤侯文中子者采而續

馬

評曰王稚欽異稟高明矯矯龍性早年稍辱泥塗遂跳躍去之鈞澤以來窮學海之大方益宏虛受卓然名家詩八卷皆五言上苞建安下獵天寶務絕近代之軌轍神解天成藻繢自足詭妙所臻其殆與王楊之駕相後先乎文尚奇古此方舉其詩未遑叙也

顏惟喬剛毅善任舉意弘遠茍利人國不怵死生及其王破而還博窮六藝遂將龍蛻塵埃之外漢爾斯世馬

詩文以秦漢爲凖其爲樂府若干篇皆假託古題直瀉衷懐體裁所就雅麗兼陳若擬辭搆意一趨奇脱不襲前軌可髣髴其操執矣

王汝化淵沉有志妙悟達徹覽往籍悉洞旨要故染翰取則神情即自己出允哉馳騁六藝之林矣詩諸體皆工雅而暢華而有思其風人之致乎楊仲弘曰取材於選效法於唐子詩之謂也顧集未載此文因幷録評二公語

王元美世貞

王稚欽少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鳶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每扶扑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内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為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名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

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
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
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
以師故郎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
既下車數州吏徵過當稚欽笞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
悞王先生見辱挺身出悲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
中帽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餔謀於蔡潮潮為
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

而恨稚欽益甚爲文致逮下獄削秩歸家居愈益自放
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者稚欽多蓬首垢足因服應之
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
者晚節詩律尤精好縱倡樂有閒箏一首花月可憐春
房櫳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娥顰授色歌頻變留
賓態轉新曲終仍自叙家世本西秦又一書答人云綺
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和羲和既逝蘭膏
嗣輝逸興狎悰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絕俱妙極

形容可謂才子

王稚欽詩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

王稚欽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各極妙境可謂專至而有餘

王稚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改鼠為璞呼驢作衛

王稚欽答余懋昭二書與李少卿報蘇屬國差堪叔季

顧華玉鎮楚諂修承天誌以王廷陳願不應後不稱旨一時亦謂非宜自今思之自不可及 藝苑巵言

侍明卿行者王行父氏從旁曰子以吾先生楚人也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若以吾伯父稚欽嚆矢之而顧廖童張孫氏父子翼馬子以為疇偶不佞無然久之始應曰以子伯父庶幾乎 吳明卿集序

楚之先輩辭權尚在臺閣長沙之廣通黃岡之偏至蒲圻博而寡要茶陵健而少情 與郭美命書

弘正之間大昌厥辭李何倡之邊王翼之 顧華玉像贊

徐左使學謨撰楚通志王廷陳傳謂廷陳為翰林院庶

吉士好譏評人長短出為吏科給事中會毅皇帝南巡業以言激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上書阻諫大學士石珤止之曰脫禍不測莫汝庇也廷陳旦賦烏毋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政府由是風吏部又出裕州守此虜殊誤蓋當正德十四年散館前而廷陳與同館汪應軫曹嘉汪暉馬汝驥工疏剴切留中至是暉汝驥留而廷陳應軫嘉出授官迨吏部擬暉汝驥編修廷陳吏科應軫禮科俱給事中嘉御史有旨各依甲次補外至嘉靖

初各復官而廷陳坐法罪為民後以言事例准致仕令謂廷陳已授給事中而激修撰舒芬等云云又出為裕州守且其時石公以禮侍學士掌院司教育非大學士也又謂肅皇帝登極訪羅遺佚巡撫都御史顧璘以廷陳名薦不果用亦誤嘉靖十八年璘聘廷陳修承天志而薦之為科中所駁故僅賜銀幣耳肅皇登極之際廷陳方坐事顧尚為台州守史乘考誤

顏惟喬罕隨志稱良史余讀之殊不稱又徐子與致其全集若干卷亦平平耳遠不逮王裕州

文章九命三玷缺四偃蹇有云邇時李獻吉王稚欽輩皆負此聲何也內侍則出入弗矜外忌則攻擿加苦故爾寧為有瑕璧勿作無瑕石

吳明卿

稚欽在德靖間以詞才擅名史館海內士爭誦說之近體奄有四傑古詩凌厲三曹而文則刻畫左氏內外傳楚諸先輩鮮有能方駕者王行甫集序

黃州諸勝有待而顯有如東陽永嘉非沈謝不名若赤壁本奇假借嘉魚無當雪堂竹樓雜廨宇間高士幽人

曾不得一託足皆所謂前人不足古也至求黄歇殘壘永安故城即居人不知所在獨稚欽先生詩稍備一邦逸典而其辭又宏麗大家高視蘇學士二賦何論季常令先生骨已朽明公豈有意一表章之以風楚後學乎

與鄒彦吉使君書

元美序令伯詩及鄉人周鄒諸君而不一及行甫則其精神偶遺非定論也 與王行甫書

頃讀元美所為夢澤先生序謬及鄙人與周鄒二子而

遺行甫本寧不知所謂怏怏者數日（與王行甫書）

李本寧維楨

弘正間北地信陽纘漢唐之業而吾楚有王稚欽先生者實羽翼之至嘉靖末歷下婁江中興而吾楚有吳明卿先生者其社中人也楚得二先生而張（王行甫集序）

胡元瑞應麟

當弘正時李何王號海內三才如崔仲鳧康德涵王子衡薛君采高子業邊廷實孫太初皆北人也南中惟昌

穀繼之華玉升之士選輩不能得三之一嘉隆則惟李于鱗謝茂秦張助父北人而南自王汪外吳徐宗梁不下十數家亦再倍於北矣詩藪

王敬美

稚欽不死乃稱才子明卿雖老竟是詩人此語不載集中胡元瑞以告追淳者

顧玄言起綸

國雅品云王給事稚欽調高趣新頗多奇句如深谷綿

鑾泠然幽響其少年行云金羈及狡兔珠縚落高鴻江上言懷云岸束濤聲急軒凝野色重還蜀云峽束秋江怒雲盤石棧懸弔道士云海田猶有變洞壑豈無哀春晝云絮飄蒹鶴氅花落罥蛛絲夜坐云把燭秋蛾集開簾夕鳥過聞箏云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曲終仍自序家世本西秦殆與高岑方軌矣稚欽本高才不羈嘗謫裕州為監司督過罷職還益自放誕或衣緋酣歌或跨犢浪跡作慢世之狀讀其述遂賦其志有足悲者

汪伯玉道昆

當代楚材滋盛臨皐下雉先鳴與王行甫書

張助父九

詩至我明真振歷代之衰直追李唐而楚才尤衆如公家稚欽行甫下雉明卿岳陽仲可京山本寧皆一時翹楚

夢澤集卷二十一

夢澤集卷二十二

明 王追淳 輯

諸公評語

黄岡縣志　茅伯符瑞徴

王廷陳字稚欽濟子穎慧絶倫讀書日記數千言弱冠魁楚書尋儁禮經第一授翰林庶吉士武廟南巡與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等上疏諫或止之陳作烏毋謡

疏入上怒廷杖謫知裕州治尚嚴棘士民畏之性褊直以事忤當轄遂中危法褫職歸嘉靖間詔以言事例准吏科給事中致仕後廵撫都御史顧璘薦修興都誌欽賜銀幣屏居林壑三十餘年以詩文自娛郡國吏罕見其面大梁郭鳳儀守黄州時時以詩就質大中丞林富亦云入楚獲見夢澤先生歸田對父老無愧也其見重如此著有夢澤集行於世人物志

齊安自有王杜闡兹風雅至蘇端明益揚其波江山斐

然增色明興王太史稚欽先鳴狎主詞盟楚師遂方駕域中藝文志

黄州府志　周子徵思久

王廷陳字稚欽濟之子穎慧絕倫髫年即能文讀書日記數千言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武廟南巡與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上疏諫止觸上怒跪門廷杖謫裕州守治尚嚴明士民畏之然性峭直以事忤當轄當轄怒以危法中之後得解罷歸屏伏林壑三十餘年絕足公

庭日以詩文自娛所著有夢澤集行於世

湖廣總志　徐明叔學謨

王廷陳字稚欽黄岡人年甫卝日誦數千言能文章弱冠魁鄉試登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補吏科給事中武宗南狩與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上疏阻諫上怒杖之廷謫知裕州以忤監司免歸屏居林壑三十餘年日以詩文自娛所著有夢澤集行于世嘉靖中巡撫顧璘疏薦起用上賜綵帛優待之不果用而卒

楚紀　　廖鳴吾

王廷陳字穉欽黄岡人叅政濟之子也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補吏科給事中諫阻南征謫裕州知州

夢澤集卷二十二

夢澤集卷二十三 附録五

明 王追淳 輯

家乘

明奉訓大夫河南南陽府裕州知州以吏科給事中致仕前翰林院庶吉士先伯祖考行十府君行狀

曾祖考諱思旻儒林郎直隸揚州府泰州同知致仕

曾祖妣魯氏封贈闕考

祖考諱文奎封承德郎南京戶部闕 清吏司主事

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加贈通議大夫

南京戶部右侍郎

祖妣樊氏封安人贈宜人加贈淑人

考諱濟河南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致仕

贈中大夫加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

妣汪氏封宜人累贈淑人

本貫湖廣黄州府黄岡縣永安城

楚先哲才名赫奕無踰先翰林府君自府君下世今垂五十年而家狀缺如也諸書志傳多所紀而弗詳藝林人士或侈談而失實從孫追溥愴焉溥生也晚先世事皆不易知歲時從諸宗老掃丘墓偶有聞輒筆識之記問獨至故能悉府君之行業而又證諸往牒筆信削疑為草狀俟異時上之史官

謹按先翰林府君諱廷陳字稚欽别號夢澤子行十前

元之季有三公自豫章樂平徙家黄岡歴五世為泰州同知公思旻府君生洪武間始輟農業以仕籍顯淳德隂功茂甚此後人累葉食報之始事見别傳泰州府君生南京户部主事竹坡公文奎府君竹坡府君生吏部驗封郎中南墩公濟府君二世皆以叔祖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公廷瞻府君贈通議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南墩府君為時名臣勁節莫容出為河南四川叅政遂乞休歸課農永安城山中翰林府君其第二子也出汪淑

人髮總丱負異穎記誦以寸武廢讀鶩於邪僻小技庭趨課督咄嗟遂辨正德八年以白衣魁楚書明年試禮闈自意售第不免求縛如新婦乃稱病不終策問榜發知果售禮經第一而復置之主司爲扼腕者屢十二年始亞魁大庭同榜十餘人並擅賦藻而府君尤其傑出先是占者奏文星入楚是其應也既被館選改授翰林院庶吉士益綜淹博盡發中秘之藏其爲文按古衡法不肯苟就詩於時少所許可獨推何督學景明每公卿

出所擬使許輒加減否無所遜避改多陽服而陰憾之院有嘉桃嘗登樹竊食為館師學士見之令作竊桃賦已伐樹又令作伐桃賦皆擊鉢韻成文采璀璨學士嘆服藝苑卮言有云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所嚴重稚欽心獨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為不知也即此事傳誤佯時武宗毅皇帝數為期門遊十四年下詔南狩將歷岱宗徐揚息南都浮吳越遡漢水登武當省臺諫者多得罪大臣亦莫敢言府君遂草疏激同官舒芬汪應軫江暉汪思曹嘉馬汝驥等詣闕

力爭學士止之曰禍不測余莫汝庇矣府君作烏母謠

大署玉堂之壁疏入上大怒不可解三月壬子謦道屆

期府君等跪門五日而諸司以疏繼者至百七人時天

色陰霾水溢內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斬折京師

震駭大臣被唾罵出入不敢待明有請命禮部禁言事

者或又貢諛參屬吏妄言有旨各廷杖三十疏首謫外

餘奪俸半年府君既受杖屢絕復蘇賴良醫得不死然

上遂不果出秋期當解館吏部擬府君吏科給事中徐宗

伯廖學士皇甫僉憲皆謂已散館授給事中者蓋言後以言事例准給事中致仕而誤宰執不悅假手其間旨下俱依甲次外補于是汾等皆出而府君遂以二甲前列例補河南南陽府裕州知州考汾為廣東提舉陣為澤州汝驥廣德皆知州而思獨為三河驛丞似非甲次不審何故汾獨為提舉當是以孤首先調耳其為裕州治尚嚴敕法行貴戚簿書期會稍屑既非其好欲如長孺臥治而地當南北孔道手板折腰益非所堪臺省監司過州例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府君叱曰齷齪諸盲受廷陳迎不愧死耶有清軍御史喻茂

堅鷙悍人也藝苑卮言以為分守誤也當出京時人或謂曰裕州王才子宜折節下之茂堅不悅遂首按裕先是府君偶逆臬長陳鳳梧藝苑卮言以為蔡潮蓋誤按河南志嘉靖六年潮始以右布政使涖此鳳梧勸曰子候我固以父執而御史從後來亦君命也倘有意一見乎府君曰善乃逆御史其不出郊遵令典也御史以為輕己故撻州倅示怒府君引咎為解不得辞語遂及府君府君怒曰陳先生誤我哉攘臂登堂拳擊御史御史窘甚姑謝曰王先生命世才惜乏量耳笑而釋

之律例官品應從凡鬬論御史陽羼鳳梧闕說而疏已獨工且招來黠民羅織罪狀下大梁獄久之有金陵王逢元抗衆怒入獄共寢揚搉古今父章方督學中州弗計也府君在獄嘗撰左賦螢火賦及神雞之篇以自廣南墩府君貽以五經各一部而各繫以詩勉之進德省愆而已然一二宰執舊怨府君內外搆扇莫有解者竟褫職歸蓋未三十也歸而南墩府君拒不令見見當杖殺之府君日夜涕泣每因所親求見不得乃遵大杖則

逃之義避而城居蕭條布素不異貧士一日忽心動求見廿大杖不避南墩府君亦嗇然許見網魚傾醇懽宴終夕而南墩府君忽病數日遂不起非緣孝感幾不獲一面逮世宗肅皇帝下詔復言者官同謫諸公皆躋顯秩汝驥至禮部侍郎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簡暉至工部侍郎殺至左諭德謚文節思至副使應軫至提學嘉至布政使惟府君後職坐事僅因言事例准以吏部原擬吏科給事中致仕諸書僅云致仕考汝驥暉之名起皆去知州而仍吏部編修之原擬則府君之准致仕亦當以給事無疑不然何以初應軫書因言事例言事則前事例則一例可知也

被詔至京即欲上疏明府君無罪曰余寧不官不忍使王子沉落而同詔諸公虞其累已遂力止之應軫每入班行悵悵若遺雖復故秩不喜也嘉靖二十年大司空顧璘將事潛邸因奉旨創興都誌集楚鴻儒而以府君暨顏亳州木王僉憲格申於表薦書成當賜環時方居母汪淑人喪遲及秋期服闋乃行會其書且就稍為筆削仰酬司空禮數非有意再出也書上為忌者參駁上遂不果召用僅賜白金紵絲而已時薦疏非止司空今不可考府君與人書

有云近日薦剡僕名毋溷諸賢深用為愧二公知己誠未可忘郢遊歸栖適益深翛然世味無所介意或屢月不櫛達官貴人謝絕勿見以購文見者多蓬首跣足接之嗜著紅紵窄衫或裼以素有馬日行三百里出必以隨或騎牛嘯歌惟興所適素工諧謔聞者絕倒書法翩翩有聖教家範片紙隻字藝林爭購若連城珍善鼓琴居常聲樂不絕耳曲誤輒顧日餟數千錢預置罰中取以自給重門下楗不通賓客繡幕緗簾綴以流蘇雕欄畫屏金碧隱映仗鼓朝發華燈

夜張積日成歲未有間絶倦則與所昵蹴踘投壺彩選
博陸賭快為戲或手一編過目聊復自娱每語人云林
居以來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
智鴟夷之逝而污其富丈夫樹立已矣而詞賦小技又
無足煩其思每景物會意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
調倦則偃卧卧不為夢厭苦俗徒寧獨無與身累百掊
長為世棄乃稍稍脫拘攣之文逸猶尾之忌弛煩多之
縶若九重流潤枯槁被以纓紼趨就班行俗忤事違徧

心復觸前轍必遭天幸難再故欲斂窮居之尚示自廢之跡廣讒口之資耳其衷如此一客自山中來謂將謁郡庭有所請府君怒逐客曰鄙語何辱吾堂令童子汲水澆滌盡日嘗泊廈門斐慇王台讌極備樂方授簡陳詩且為元夕觀燈之約及春而王遣使幣聘禮意甚殷府君稱病力辭而王即以元夕後之三日被弑蓋亦先幾之智近衰出戶尤簡獨歲一赴宴寵姬之父李家出則里人士塞途聚觀屏跡既久郡國之吏無敢輒至其

盧大梁郡鳳儀領郡亡何入覲京師貴人多問與夢澤先生遊大快于郡公惘然心愧未及南轅已具書領使自介求通為久要盟抵郡兩相懽如故識府君始報謁郡齋下竹樓之榻焉撫楚大中丞莆田林雲同行縣先使通意冀一見不得乃遣尉屬殷生懇之府君與約不剌不報謁不冕衣裳乃見中丞大喜過望出語諸藩臬曰入楚覿稚欽先生可歸田對父老不愧也夏文愍公言方在閣時問訊不絕于道府君初無所答其介如此

府君雖傲物而事伯兄都察院都事公廷儒府君最謹鞠訓幼弟尚書府君無間形體曰此先大夫愛子也骨相當槐棘然都事府君以嚴督而府君以寬育故尚書府君抵于有成府君修軀偉容多膂力老進不衰忽感嘆作分手腸闕曲數闋倚胡琴成聲悽惋欲絕偶有房帷之溺一病遂劇視匠治棺猶戲謂此中良安好第不堪作錯認蓋蹴踘身勢也易簀之頃顧諸客曰滿座黑老鴞有餉鮮荔枝者命客納袖中奄已逝穆皇帝初年

加意耆宿王格起家卿貳兩府君下世久矣府君生弘
治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之寅卒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
十六日之辰享年五十有八葬黃岡之鳳火山配謝氏
爲大中丞昶孫女男子二人伯父同舟娶劉莊襄公天
和女叔父同豫娶陳氏俱老諸生女一人適諸生牛奎
孫男十人出同舟者凡潁州知州追伊娶半樂知府呂
旂女諸生追傳娶合州知州劉桂女追姬娶曾氏諸生
追台娶其氏出同豫者追嘉娶方氏追欽娶李氏皆諸

生早卒追芳娶程氏追熙娶周氏追昌娶曾氏追皡娶李氏幼者尚未名孫女六人適儒士劉應嘉諸生李文綬諸生左應試王家錫鄢世完李望科曾孫五人諸生一中娶戴氏一鳳俱追伊出一嵩娶滕氏追傳出一奇一音追姬出一鵬追昌出曾孫女五人適禮部主事周應明諸生徐步瀛丘維明孟闕刑部主事徐存德若追嘉追欽一中俱名士也著書凡二十餘萬言即今傳夢澤集世多稱府君尺牘淳獨謂顓精在文逼真左國

而司馬而下心師馬溆取精華盡除蹊逕難諂衆目宜
然矣他論草累百篇皆童時受罰之業而實浸淫秦漢
或類蘇猶存什一傳馬令蔵家塾海內稱繼業者家君
太僕主簿同軌暨姪臨漳令一鳴而鳴已早卒獨追淳
輩數人沾沾挽弩末而瞠乎其後畫虎之慚其能免哉
王追淳曰先翰林府君甫通籍輒欲死朝廷乃其毅氣
使然小見凌辱卒與禍會龍驤登途旋蹶可悲也未造
蟬蛻涸濁高蹈深栖狂則正平傲仍叔夜而獲考終誠

不幸之幸當時楚諸先輩文焰甚熾府君以失位少遜及異世超乘獨府君齊名何李稱海内三才他皆不足掛齒斯文定價有時信其然矣且夫節義文章自古不能兼得而府君天縱之區區富貴利達何足以動其心哉

先翰林府君遺事

先翰林府君以諫阻南巡廷杖不死出守裕州州有販布商為盜顛越面毀首碎府君廉其狀不得因意商必

主僧州諸僧可訊也一日徵諸僧悉至忽一麻雀飛來往返梁間府君心動麻可姓梁可名也猝問麻梁在寺或曰麻梁先期去關外矣因急捕麻梁一訊吐實崔非冤𠇗則鬼神通之矣逮忤御史下大梁獄有遠族弟廷甾者聞其事大不平具疏走京師欲為申辨撾登聞鼓不得會駕出伏道左稱冤箠死杖下甾年二十有二於府君實昧生平蓋烈士也甾死九十年而其事始傳居林下時戚有購產而鬩者府君以姜九居其間息之二氏具讌㩲百

金若以酬者府君無所卻令星鑿之遍擲地上羣優爭拾殿者戟蹶一噱而已陳祭酒沂嘗奉使過黄府君報謁江上紅衣擁妓陳公勸曷少斂乎府君曰人有不能各從其好安能以子之所能傲人之不能子誠小人也（此陳公之孫所語）有丁生徽人也以醫獲燕見嘗問子徽人稱吾文若何丁生曰吾徽無不稱絶代一人但云不易就耳府君方晨櫛笑曰子試擬一題曰即作贈丁生文可矣府君左握髮右捉筆文不加點立就上池之篇丁生

頓首謝曰前言本誣向非一激丁生何自得公文耶又有叚生踵此術得數詩者有别墅數處分日游行一日方宴卧墅閤閻唱騶聲驚曰何物俗吏唱道入吾林詢之一司理也使重子隱身樹工俟其還過以箪簊鷩之司理慚怍遁去闔中許宗魯督學楚時造門求之府君衣不改敌迎不下堦逢首出見許公口占韻語爲逢首謠見譩府君亦舉其拙句鄉音應聲爲謠荅之幹奴謳曉文善書每文成口授腹草令書不大訛失又於諸所

欲為能先意承順大得其懽與殷子書有稚理究數闋闋狡童自醜畀流仰攀華胄等語則以陶仲文嘗招致之不得而陶甥胡氏表者與謳結兄弟忽賂殷生求婚府君大怒擬古龍升天須浮雲行峻絕之也閒箏詩花月可憐春二首王司寇世貞極稱賞之其人本逆璫劉瑾姪女始瑾欲贅戴探花大賓戴已聘某參議女欣然停婚瑾復悔之云又一部琵琶記矣乃别贅邠解元昇瑾誅邠挈妻遁去後展轉襄楚為娼曲中仍自叙家世

本西秦二語妙絶人代盖實録也又司寇藝苑卮言有云王稚欽蹶不可馴父母每扶朴之則呼大人奈何輒詈海内名士此語自有致但非其實吏部府君家範甚肅府君登第後猶時時與杖或使鈔書字法小尚叱之長跪揩隅無間隆冬酷暑不得父命竟夕不敢去嘗偕諸弟蹴踘都事府君值而怒之猶與杖四十又或見有外祖汪公過宿于家晨興偶失竹簪府君持帚覔之跪而後進賢孝之實往往如此萬歴間郡守范可奇為建

棹楔署云直節匡時雄文映世惟邪有道碑無愧色此之謂歟往溥為草行狀其不及知者贅録於玆彼其殘膏剩馥足了數人而況夫與日月爭光者乎

夢澤集卷二十三